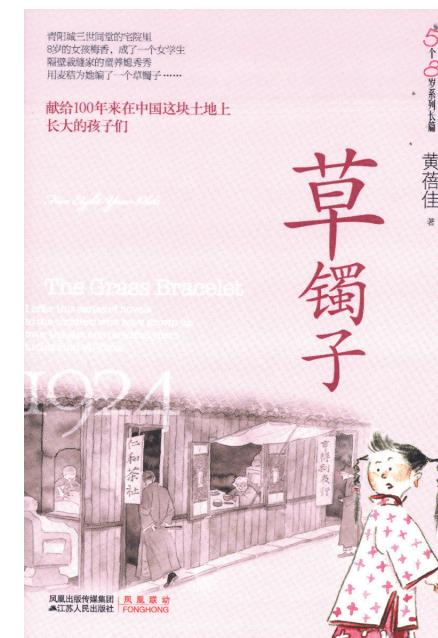


# 百年中国孩子的艺术图鉴

—评黄蓓佳“5个8岁”系列长篇小说

□赵 露



也是这些童年所生长于其中的每个时代的歷史风貌与文化风习。

这种属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景象与童年生活气象，在特定的典型历史意象中得到了生动的复现。在选取这些意象的时候，作者似乎是有意要使每一部小说的叙事写景都充分地表现出一种易于辨识的时代特征。例如，《草镯子》里的青阳城里同时容纳了这样一些对立的意象：梅香的“天足”与余妈等的小脚，读书的女学生与买卖的“童养媳”、“娶二房”与“婚姻自由”、私塾与新式学堂……这些并置的意象突出了新旧两种观念与文化之间的鲜明对比，既描画出了上世纪20年代特殊的时代氛围，也表现了夹在新旧文化之间的各种童年的不同遭遇和命运。再如《星星索》中，从“红卫兵”、“造反派”、“斗争”、“牛棚”、“游街”、“焚书”等意象编织而成的时代图像里走出来的吃着“米粥加萝卜干”的早饭，玩着铁环、香烟壳子长大的60年代的童年，身上仿佛还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在最后一部《平安夜》里，新世纪初新鲜的文化气息透过无时不在的电脑网络，也透过“宅男”一类的新词汇、新现象和新观念，把一个最新式的时代推到我们跟前。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真实的时间感，作者还在其中顺手插入了若干发生在2009年的新

闻事件。整个小说系列的时代感是如此浓郁，它所抓住的那些日常、琐屑而又留存在许多人集体记忆中的现实细节，使它具有了某种近于世纪历史图鉴般的性质。

与上述背景形成映照的，是先后出现在小说中的儿童主人公的形象。这些孩子有着十分个性化形象，但他们又代表了各自时代童年的一种剪影，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童年的一种轨迹。从生长于民国时期书香门第的活泼善良而又心思细密的大小姐梅香，到战时落魄的大院人家出身、怀着淳朴的勇气和智慧的男孩克俭，再到隔着60年代政治语境的朦胧帘幕以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的男孩小米和80年代背负着一个时代特有的童年的重量成长着的女孩艾晚，最后是以男孩任小小为代表的当代经济和家庭文化环境下因为孤独而自立、因为自立而变得早熟的新世纪一代。与他们身处其中的时代环境一样，这些童年形象的时代特征也十分明显，以至于当作者自己说：“即便把背景抹去，把5个孩子单独拎出来，我相信读者也能判断出他们来自哪里。”透过这些面貌迥异的童年，我们所看到的是近一百年间，童年作为一个意象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留下过的一部分连贯的足迹，以及中国普通人家的孩子对于特殊的时代、社会与生活的切肤体验。这使得黄蓓佳这一系列小说的出版，具有了一种颇为珍贵的社会史与童年史的文献价值。

毫无疑问，5部小说的童年视角为作者的这些与历史有关的文学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基点。未谙世事的8岁儿童的观察、思维和行动的方式，推远了那些通常被认作时间主体的历史事相，也使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间生活在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中，显现出一些颇为新鲜的元素。在《黑眼睛》中，80年代初紧锣密鼓出现的各种新的生活图像以过快的速度经过8岁女孩艾晚还不能完全接收这些讯息的眼睛，在她有些懵懂也有些生涩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孩子对于加快了节奏的时代的朦胧感受，它有别于她的父母一代以及与较为年长的青年一代对于同一时间的感受。在以新世纪一代为主角的《平安夜》中，2000年出生的男孩任小小理解环境、洞察人生、承受压力的能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于童年的一般期待，通过他的眼睛、声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当代

成人世界的生活态度、情感内容与处事方式，包含了一些站在成年人的视角未必能够发现的认识、嘲讽和领悟。

一般的历史是如何进入普通人的命运，尤其是如何进入孩子的生活，从而获得其独一无二的现实面貌，这是这套小说以其文学想象所欲抵达的历史原点；但它最关心的却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与之息息相关的普通家庭与个体的命运。以该系列第三部《星星索》为例，它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在当代文学中并不陌生，甚至其童年视角也并未给小说本身增添特别的新意。但在进入这部小说时，作者的意图似乎本来就不在于求新，而在于表现那个时代里童年与生活的一种常态。小说主角小米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是作家，母亲是中学教师，家里还有位任劳任怨而又唠唠叨叨的外婆，一个有些可爱和顽劣的弟弟。60年代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家庭的大人们意外增添了生存的艰辛，男孩小米与家里人一起承担母亲被批斗、父亲被关牛棚的恐慌，但转过身去，溜溜的铁环、盘旋的鸽子、书摊上的人小书又很快引起了他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小米的世界里没有大丑大美、大善大恶，一切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运转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荒唐只在偶尔出现的“红卫兵”、“大字报”等意象中闪过，因为不能进入童年的理解体系，很快便退回到背景上。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平平常常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照顾与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温暖，格外显出朴素的人性与生活之美。在变动的民族历史的下面，这样一份恒久、坚实的人间温情，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比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更为厚重、本真的历史内容。

该系列长篇出版后，黄蓓佳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及，小说特定的历史节点选择与相应的题材表现包含了让今天的孩子“了解和铭记”过去以及给他们“补课”的意图，同时，“一百年中中国孩子长大的故事”也包含了让异地的孩子“通过小说了解中国”的目的。在史学研究意义上的20世纪童年史梳理尚付之阙如的今天，这样一种以儿童小说的形式得到呈现的具体而又独特的童年生命的历史过程，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作家黄蓓佳以这样一次有别于以往当下的童生活题材的创作尝试，诠释了她对于儿童小说这样一个体裁所应当具有的历史承担与文化使命的体认。

创作实践中，我们既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也需要张扬浪漫主义情怀；既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反映生活，又要赋予生活以美好的希冀与理想，在更高层次上开拓艺术的新境界。

现实生活是影视创作的源头活水。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是中国文艺的光荣传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丰富多彩。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改革开放大发展，为我们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宝藏，为影视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置身伟大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循守旧，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发掘、不去表现。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选取素材、提炼主题，更好地为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为人民立传。要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实践的浪潮中汲取创作灵感，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和多彩的画面，反映时代的进步、人民的创造，描绘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是机械的复写，不是自然主义的拷贝，而应当高于现实、贯穿理想。现实社会中并非到处是鲜花，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要不要反映，而是如何反映。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我们的影视创作，不能原始地展示丑恶，而应当用正义驱逐丑恶；不能消极地表现黑暗，而应当用光明去照耀黑暗，让人们看到美好、感到温暖，勇敢快乐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我们的艺术家要有驾驭和把握生活的高超能力，把创作变为生活的深加工、思想的再提炼，以艺术的方式反映社会变迁中的得与失、喜与忧，既保持生活的鲜活又不拘泥于生活，由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给人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艺术创造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深厚积淀，也需要有丰富的想象。我们的艺术家既要脚踏实地，又要富有浪漫主义情怀。中华民族向来极富想象力，中国文艺有着深厚的浪漫主义传统，许多古典文艺作品彰显了奇幻的想象和瑰丽的创意，这是很值得珍视的。我们的影视创作，应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弘扬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保持浪漫主义激情，以充分的自信进行艺术的创造，在构思创意、形式手法上大胆突破，努力开拓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阔艺术空间。

## 五、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打造精品力作

文艺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这些年，我国影视作品中不乏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真正振聋发聩的大作佳作还不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潜心创作不够，精心磨砺不够。实践告诉我们，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如果心浮气躁，赶进度、赶场子，不花时间体察，不下功夫琢磨，是不可能拍出好作品的。必须把提高质量水平摆在突出位置，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气力，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辛勤耕耘、用心创造，打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影视精品。

剧本是打造影视精品的基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影视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各级宣传文化、广播影视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握方向、提供保障。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努力培养一支适应时代要求、富有开拓精神、善于创新创造的影视创作队伍。要真诚关心爱护影视工作者，创作上热情支持、生活上悉心关怀，努力为他们潜心创作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影视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影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调动影视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我国影视业的实力竞争力。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2010年9月26日在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 童心·世界



李木华(7岁) 作

应该是一个听过或者读过童话的孩子想象中的城堡，巍峨、高耸、坚固，不似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住的“鸽子笼”。如此绚丽的色彩，还有鲜花和旗帜环绕，这里面住的公主和王子应该是过着幸福生活的吧。

## 儿童文学评论

·第268期·

冰心

## 关注

这个话题不妨从小熊维尼的一则经典故事说起。熟悉维尼故事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小熊维尼在兔子洞里的那段“遭遇”：小熊去拜访兔子，在兔子家里大吃了一顿蜂蜜之后不幸变胖了，结果被卡在兔子洞口一个星期都进退不得，在这一个星期里，小男孩罗宾在外面念书来安慰这只不得不饿着肚子等待变瘦的小熊，而兔子则在里面把他的后腿当晾衣架晾晒衣服。一个星期后，大家终于像拔一个瓶塞一样，把他从兔子洞口解救出来。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也不止一次地把这个故事念给身边的人听，大家通常都是扑哧一笑，觉得这个故事挺逗挺好玩的。可是有一次，我把这个故事念给一个朋友听的时候，他竟然皱起眉头说：“真笨，把兔子洞口稍微弄大那么一点就行了嘛。”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就在我发呆的时候，这位朋友接着说：“再说，一口气怎么能吃成个胖子呢？如果一顿饭就变成胖子，怎么可能要一个星期才能瘦回去？还有一个星期都卡在那里，小熊想上厕所怎么办？后腿上老是晾着湿衣服，小熊受得了吗？不会得关节炎吗？”

就这样，我的这位很有头脑的朋友，用一连串的问号，把我推入了苦恼和困惑的境地。之所以苦恼，是因为这个我衷爱的故事遭到了质疑，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竟找不到任何话语来反驳这种质疑。不过，在时隔多年的今天，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就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反驳：童话世界有童话世界的逻辑，现实世界有现实世界的逻辑，那是用现实世界的逻辑度量童话世界的话，不仅童话会消失殆尽，童话的世界本身也会土崩瓦解。因为童话世界是一个以“非生活本身形式出现”的世界，童话世界的生成，是由“非生活逻辑”推动的。

那么这种“非生活逻辑”是如何实现的呢？学者吴其南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概念，就是“简化”。在现实世界里，一个事物总是会有多重属性，一个事物和别的事物也会有多重的联系。比如说，在现实世界里，大灰狼的身上也有很多属性，一方面，它是小动物的天敌，另一方面，它也会受到人和其它猛兽的威胁，它也要填饱肚子才能生存，它也爱自己的小狼，等等。但童话世界里的大灰狼一般只保留“小动物敌人”这个特征，被简化成了一个只有“狡猾、凶恶”一种属性的形象。在《拔萝卜》的故事里，老爷爷、老奶奶、小姑娘、小狗、小老鼠，这些形象更是被简化成一种重力的符号。它们就像天平的砝码，只有重量，其他方面的特性都被简化掉了。否则，小猫、小狗和小老鼠怎么可能一起拔萝卜呢？小猫不是要吃老鼠的吗？不会要和小狗打架吗？

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简化，就是简化事物的组合关系。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事件总是包含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事件向什么方向发展，取决于参加这一事件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组合关系。而童话里的事件，常常都是通过简化这种组合关系才得以发生。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吹牛大王历险记》里伯爵打鸭子的故事。伯爵在野外遇到一群池塘里的野鸭子，因为身上没带子弹，所以他就把一团猪油拴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扔进池塘，不一会儿，一只鸭子吞下猪油，由于鸭子是直肠，猪油又很滑不易消化，所以很快拉出来……就这样，很快，所有的鸭子都被绳子串了起来。这个情节很有趣，但只能发生在童话世界，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我们相信鸭子是直肠、猪油会原样滑出来，那就吃下到拉出，是要花时间的；在童话世界里，时间这个重要的因素被悄悄简化掉了，所以事件也就向着现实中不可能的方向发展。同样，在维尼小熊在兔子洞里的那个故事里，时间这个因素同样被悄悄简化了，所以小熊一口气吃成了胖子。另外，小熊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各方面的属性也被简化了，所以它可能一个星期卡在洞口，还能一边听故事，一边用后腿当毛巾架。正是通过这种“简化”，这个有趣的故事才得以发生。可以说，童话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事物组合关系的简化。

一个大人若想从童话里得到乐趣，多多少少要保留一点孩子气的思维方式才行。因为童话世界的逻辑，正是契合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

## 书讯

### 樊发稼文论集《鼓吹与评说》出版

近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樊发稼文论集《鼓吹与评说》，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各类文学理论、评论文章160多篇。文集所收大部分是儿童文学文论，既有对我国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现状实事求是的宏观评估与厘定，亦有对诸多样式创作文本和众多新锐作者、实力派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说、推介与批评。此外，该书对我国新诗和微型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以及当下文艺批评状况，亦有要言不烦的论述，不乏新异卓见。这是樊发稼出版的第13本理论著作。

(文 平)

